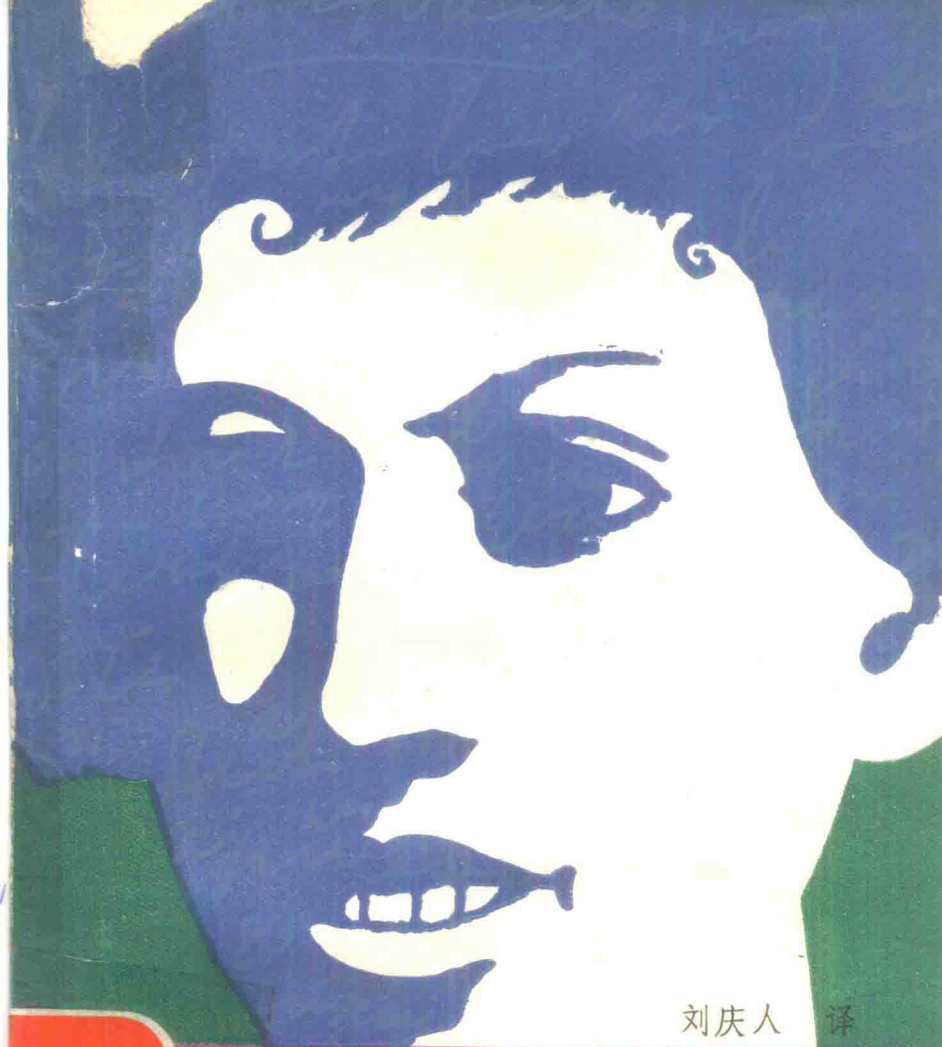




刘庆人 译

马科斯夫人传

北京日报出版社

书 名 马科斯夫人传

作 者 [法] E·D洛雷托

•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单西裱糊胡同34号)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10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0

ISBN 7-80502-305-O/I47

定 价: 3.40元

献给我的曾在马科斯
军事管制法下受苦受难的同胞们

封面设计：孙振杰

责任编辑：钱午人

ISBN7-80502-305-0/T4

定 价：3.40元

目 录

序 言	肖像上的裂缝.....	(1)
第一章	伊梅尔达·马科斯未透露的经历	(19)
第二章	塔克洛班红玫瑰	(63)
第三章	伊梅尔达的转变	(102)
第四章	一本书的风波.....	(134)
第五章	“世界上最富的女人”	(160)
第六章	丢弃“女王”	(203)
第七章	钢铁蝴蝶逃跑了.....	(233)
尾 声	三千双鞋	(275)

序 言

肖像上的裂缝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数百名菲律宾人聚集在新当选的总统费迪南德·E·马科斯的郊外宅邸周围，你拥我挤，热闹非凡。吸引他们乘坐各式交通工具从或远或近的外省赶来的，正是舆论界津津乐道的未来第一夫人伊梅尔达·罗莫尔迪兹·马科斯如花似月的容貌。各报皆称，她可与女影星比美，还曾摘取过“马尼拉小姐”这顶桂冠。前来观看者多半是菲律宾的普通百姓，他们不惜牺牲一小时的睡眠，抢在即将出席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卢内塔举行的就职仪式的万千群众之前到来了。他们攀上大树，爬上水泥围墙，好把马科斯和伊梅尔达即将在那里露面的庭院全收眼底。

他们前来观看，决心很大，因此，倘若想要劝他们多少思考一下由他们选出在今后四年内将担任他们的总统的人的品德，那肯定是白费口舌。那天早上的观众，都是普通百姓的原型，处在最尴尬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却懒散而不思作为，这就是他们的名声。他们似乎被命运注定，只顾眼前，不虑未来。那天他们只是来瞧瞧伊梅尔达的。这是他们一心想看的好戏，若有人劝告说，还有别的事情呢，在政治意

义上远比海内扬名的第一夫人的美貌重要，这些他们是不会听的。说这是庸俗也罢，肤浅也罢，群众的这种优先考虑看来正是他们的典型悲剧的缘由。

马上就要开幕了，在这场戏里扮演主角的正是他们不辞辛苦前来观看的美貌的伊梅尔达。他们扮演了观众的角色，却丝毫没有料到，即将开演的戏中情节的发展是要靠他们付出代价的。到戏该收场的时候，天晓得——这群早起的鸟儿们会为这个表面阳光明媚的早晨抱憾终生的。不过这是多年以后的事。彼时彼刻的任务是确保一个最佳位置，好看清局部处在一棵洋槐茂密簇叶的阴影下的庭院里的活动。

马科斯家族和罗莫尔迪兹家族的成员及其朋友们，聚集在用白色唐菖蒲装饰的临时圣坛周围。一位德国牧师，艾尔伯特·甘斯温克勒神父，在举行官方就职仪式之前将要荣幸地为这个家族布弥撒。据说，伊梅尔达非常注重传统和家族关系，特意请他来主持。此人系莱特湾神谕大学前任校长，伊梅尔达曾在该校就读，她父亲又曾是那里的法学院院长。这位神父为了这个大吉大利的早晨，是应召不远万里专程从波恩赶来的。但是，更具重大历史意义的一点，是选择应演奏的音乐。对此，伊梅尔达也有特殊要求。乐曲是一首《普来加利亚》（《恳求曲》），系由诺伯托·罗莫尔迪兹写的一支歌；此人是她的伯父，是罗莫尔迪兹家族第一位举国闻名的人。尽管这支歌的音乐人人知晓，但是只有伊梅尔达和罗莫尔迪兹家族的一些成员理解它的意义。

弥撒完毕，马科斯和一名报界助手去润色他的就职演讲稿，伊梅尔达则返回她的化妆室，再作最后修饰。外面的观众什么也看不到。

十点十五分，即最先到来的人在墙外的树上等了五个小时之后，伊梅尔达和三个马科斯家的孩子，新当选的总统紧随其后，走出那道铁栅栏大门。贴身保镖推搡着争先恐后想先睹为快的人群。伊梅尔达走走停停，向人们挥手致意，而后才坐进小轿车。

对伊梅尔达的描述很多，有的是见过她的人所写，有的是没见过她的人所写。也还有一些人他们在她成为马科斯夫人前和后均描写过她的美貌。他们的描写印在菲律宾或国外无以数计的杂志和报纸上……洁白的肤色，乌黑发亮的长发，轮廓清晰娇美的容貌集中了混血名门望族的优点，还有女王般的风度，等等，等等。这些描写虽然使尽赞美之词，但用来形容一九六五年那个早晨成为菲律宾第一夫人时的伊梅尔达的形象，却显得苍白无力了。那个早晨，伊梅尔达神采飞扬，格外美丽。

为出席就职仪式，她身着一件朴素无华的刺绣紧身菠萝纱衫，一件菲律宾丝织品，头上蒙了一条漂亮的纱巾，不过当面向欢呼雀跃的人群时，她掀起了纱巾。她那张几乎没怎么化妆的甜美的脸，配上了一串表面朴实无华却价值连城的珍珠。胜利之光令人眼花缭乱。

在卢内塔观礼台上，来自三十五个国家的要人和代表、政府官员以及马尼拉城的精英，一同起立，恭候马科斯一家

人走到他们各自的座位上。在这群人中，有美国副总统胡伯特·汉弗莱、南朝鲜首相丁一权、泰国外交部长泰纳特·科曼和日本首相岸信介。

汉弗莱的光临，突出了菲律宾对美国的重要性。虽然大多数西方人对位于太平洋上这群面积约十一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岛屿，只有一个模糊的浪漫色彩的印象，但这个国家却是美国在国外两个最重要的军事基地的所在地。由此可见，它在战略上对西方世界是举足轻重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了解美国的一把万能钥匙，因为菲律宾可以说是美国的家丑，这个国家得到的声誉是，它是酷爱自由的美国占有的唯一名符其实的殖民地。从杜威^①海军上将于一八九八年把他的战舰停泊在马尼拉海湾那一刻起，美国人于一八九九年接管菲律宾以来，美国的企业家们为了独特的利益，已经往这群海岛上倾注了数百万美元。

然而，这种唯利是图的行径长期以来一直被合理化原则及福音主义的热心所遮盖。一如美国人之前的西班牙人，美国人公开宣称他们到菲律宾来，是为了拯救贫穷的菲律宾人。问题是他们从来没有问一问，菲律宾人是不是想得到“拯救”。美国历史学家戈尔·维达尔说希特勒之前的近代史上有一个初级的种族灭绝阶段；就在这个阶段中，菲律宾人口的十分之一为抵抗这样的“利他主义”丧失了性命。

① 乔治·杜威(1837—1917)，美国海军上将，于美西战争中击败西班牙舰队。

征服菲律宾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最早进行的帝国主义冒险，此后那个国家发生的所有政治事件无不源出这一事实。但是经过这些年之后，那场残酷的战争留给人们的记忆已经被挤掉，什么特殊的友谊、大量的援助以及善意的行动之类好听的话语充斥了人们的头脑，直到一些美国人相信，承认菲律宾独立对菲律宾人来说，是一种善良和大度的行动，而不是一种自尊和自我保存的行动。

说到底，这种歪曲现象是出自美国对待这群海岛人民的自相矛盾的政策和态度。美国在下列事实面前还没有完全妥协：即美国过去使用野蛮的武力剥夺了一国人民理应得到的胜利，因此曾一度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更具有悲剧性的是，当它认识到这一错误时，却不打算或没有能够停止和彻底停止下来，好好琢磨一下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关于结束马科斯政权的意见。多数美国人，尤其那些身居改变历史进程高位的人，过去放任自己欺骗自己，为抓住菲律宾不放的论调自圆其说，张口闭口谈论他们为菲律宾做过的许多好事，也许忘记了菲律宾人渴望的是自由和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而不是怜悯和仁慈。

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一个建立在自由和民主的伟大传统之上的国家，顶不住征服的诱惑？就在西美战争的四个月前，威廉·麦金利总统^①还向国会保证，美国不

^① 麦金利(1843—1901)，于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七年出任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

会兼并古巴，因为“它是违犯美国道德准则的，是一种犯罪的侵略行为。”这本来也是对待菲律宾的态度。兼并是美国人民及其政治和经济领袖上下一致谴责的行为。

有人相信，以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议事录》和约瑟夫·普利策的《世界》为首的黄色报刊，对改变这种态度负有责任。这两家报纸曾发起了一场运动，用征服的果实逗弄美国人，不久，正当帝国主义的罪行已经遭到一致谴责时，杜威扬帆开进马尼拉海湾，美国举国上下同意不惜任何代价保住这群海岛。堪萨斯州参议员艾尔伯特·J·贝弗里奇在波士顿激昂地告诉听众说：“命运为我们写出了政策，世界的贸易一定并且应该是我们的……我们的制度将紧随贸易翅膀上我们的旗帜而行走。美国的法律、美国的秩序、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旗帜，将会在至今为止沾满血污和愚昧的海岸上扎下根来，但是从此以后通过那些上帝的媒介，它们会被改造得又美丽又光明……菲律宾从逻辑上讲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这样，菲律宾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完完全全的合理化由麦金利总统在他那次已变成为经典的讲话中表达了出来：“我一夜又一夜地在白宫的一块地板上踱步，直到深夜；我毫不脸红地告诉你们，先生们，我双膝跪在地上，祈祷万能的上帝不仅要赐予一个夜晚，还要赐予光明和指引。一天晚上夜深人静时它就这样来到了我的面前——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但它来了……然后我上床睡觉，睡得香极了……第二天早上我叫人把战争部的总工程师找来，告诉他把菲律宾放在美国的地图上。菲律宾现

在就在那里，而且只要我是总统，菲律宾就将一直呆在那里！”当代的美国政策制定者悄悄回避了麦金利证实命运基本原理的伪善行径；但回顾过去，对试图理解菲律宾民族主义者所受的种种挫折，是有用的。

在观礼台耸立的那同一场地上——十九年前马尼拉到处是废墟和创伤——美国在嘲弄真相的礼仪中把这群海岛放弃，交给了它们的人民。那场战争仅剩的一点东西被美国恋恋不舍地放弃了，帮助菲律宾人重建家园的援助同繁重的“劳雷尔·兰利条约”紧紧系在一起；这个条约准许美国人享有开发菲律宾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对菲律宾人来说，一八九八年的独立战争再次结束。这一次战争不在战场上进行，而在立法大厅里，在报纸的头版上，在外交使团里。战争将以慢动作进行，避免洪水狂澜，却同样充满痛苦并具有破坏性。不管名义上把自由和民主说得多么响亮，一九四六年的意义在于只要菲律宾仍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它就算是获得自由了。一点不错，形式上的政治自由是有了，但面对经济上的困境和对美国援助的需要，形式上的政治自由毫无价值。这仅仅标志着一种更为微妙的统治形式，如同独立前一样具有殖民性，但是这一次菲律宾人甚至被剥夺了发泄愤怒的权利。从此以后，如果菲律宾人搞糟了发展自己国家的时机，那他们只能责怪他们自己。

在就职仪式上，观礼台对面就是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萨的纪念碑；仅在美国到来的一年前，这位民族英雄因为发动革命被西班牙人处决了。这些历史事实对那天早

上的大多数观众来说已成陈迹，他们只是站在那里观看菲律宾共和国第六任总统就职的各种仪式。天空晴朗，万里无云。这样的天气也只有这个热带城市的十二月早晨才有。这是一年中最好的天气。

离这欢乐的人群不远的地方，是一些别的菲律宾人；他们是一八九八年不屈不挠的革命者的后代，怀着可以理解的保留态度观看总统就职仪式。各种独立的说法没有让他们信以为真。他们的信仰始终如一，热切盼望有一天这个国家会出现一些勇敢的领袖，有足够的胆量跟美国中断那种繁重的特殊关系。自相矛盾的是，这样一个领袖似乎应兼备圣人的道德的远见和恶棍的残忍；如果这样一个人存在的话，他也许会使这个国家挣脱它那依赖的习惯。

关于这位新当选的总统的新闻报道对那些乐观主义者来说是十分中听的，他们在马科斯身上看到了可以完成这种角色的性格特点。马科斯年轻有为，敢说敢做。有些使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就是他出名的残忍在比重上超过了他的道德品质，但是这样的疑虑被弃在一旁了。“好的”菲律宾总统也有过，可他们没有本事解救众生。在那些日子里，这样的基本原理已深入人心，那就是菲律宾说到底也许需要一种恶人把他们从殖民泥沼中拉出来，这种人懂得恶人的把戏并且能为了菲律宾人学着去耍这种把戏。

这种折衷情绪蔓延开去，时事评论家们据此把马科斯描绘成了一个“危机英雄”的形象。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他们根据马科斯的普普通通的政治经历演出这一离奇传说来——

高材生，战争英雄，成功的政治家。一夜之间，菲律宾人听到的全是关于一个超级英雄的宣传，说他兼备奥迪·摩非和约翰·肯尼迪^①二人的品德，而且就生活在菲律宾人中间，只是在一九六五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才为人所知。一本名为《一次胜利万众欢呼》的书，大肆渲染了这种鲜为人知的英雄生活。一些人抱怨说，过分热情地把马科斯描绘成一个高于实际的英雄，非使菲律宾人为此付出代价不可。即使这种反对意见人们也不屑一顾。赌注下得太大了，谁都不去计较宣传家们的夸张说法。马科斯总是相信，他是靠这本书当上总统的。这本书认真说来不是为菲律宾人而是为美国人写的。

他还依靠了伊梅尔达。宣传家们也把她吹得天花乱坠，说她是道德完人，说她是他这位今日超级英雄的女性辅佐。她富有，年轻，美丽，是亚洲的杰奎琳·肯尼迪^②。纪念节目把她描绘成“这个国家政治力量最雄厚的派别”之一的后裔，家庭富裕，教养良好。看到她坐在卢内塔观礼台上，同汉弗莱先生以及前任总统卡洛斯·皮·加西亚活泼交谈的情景，也实在没有理由去指责那些夸赞她的报道。就绝大多数的公众来说，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望去，她的确表现出一个家族女继承人信心十足和泰然自若的神态。

但是，同马科斯的形象相比，伊梅尔达在传闻中的形象

① 前者为美国一士兵，战功卓著，演过电影；后者是六十年代美国总统。

② 肯尼迪总统的漂亮妻子。

却有美中不足之处。马尼拉是一个小城市。具有那些形象制造者所赋予她的特质可又不在马尼拉四百多个最有名的家族的特殊花名册中，是不可能的。在嫁给马科斯之前，伊梅尔达在社会上无足轻重。除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和一顶美人的桂冠，伊梅尔达按这座城市的标准既不是贵族中的一员，也不是社会名流。更有见识的人唯恐别人谴责自己妒嫉，宁愿保持沉默。他们把给马科斯夫妇涂脂抹粉的做法看作无害的把戏。此外，伊梅尔达是很好的摹本，那些著名的获奖作者和编辑被这具有贵族气度的模样深深迷住，加入了这支热烈欢呼的小分队。

不过也正是伊梅尔达，也许无意中已经向人透露说，她的那些时事评论家为她描绘的肖像虽经她点了头，并不完美。这幅肖像的某些地方有点儿歪斜，但是在这个时刻观众没有功夫对这点提出疑问。这自然是因为她在一九六五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扮演了角色，人们眼见她凭自己的头衔成了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不论朋友还是对手，都承认她在这场竞选活动中一马当先，充当了开路先锋。一点不假，马科斯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但是在这场竞选运动中有耐力和决心来应付一切的人，是伊梅尔达。手中持有地图和旅行计划是一回事，要到达目的地却是另一回事。这正是伊梅尔达起的独特作用，他们夫妇最亲近的同事都可以证实这点。马科斯制定了计划，把计划付诸实施的却是伊梅尔达。

这次竞选运动的区域包括一千七百个自治区，必须一

个不落地对它们进行访问。伊梅尔达确信，靠乘坐飞机、吉普车和独木舟，他丈夫的竞选活动波及到这个国家那些最偏僻和最遥远的地区。她记住了政治领袖们的姓名、家庭和现状。她知道谁需要修新房，谁正在庆贺结婚纪念日，谁在为新近故世的亲人戴孝。对付这些繁重的工作，最宝贵的本事是超载的忍耐力，一种在贵族中难得见到的美德。伊梅尔达日夜操劳，信心坚定，精力充沛，把这个角色演得淋漓尽致，使马科斯和那些坚毅的同事相形见绌。在这场竞选运动中，她充当了马科斯有才干的政治臂膀，名声远扬，这理所当然。新当选的总统承认，她为他赢得了一百万张选票，这个票数使他取得了胜利。后来，伊梅尔达的政治作用被马科斯营垒中的骨干分子故意夸大，他们趁机利用她来推进自己的政治前程。

这就是菲律宾第六届总统第一夫人文静而高贵的肖像上的裂缝，有些人已看出来了。在这场路程最长、最为肮脏也最为残忍的总统竞选运动中，伊梅尔达是马科斯的伙伴。她坐在主席台上，镇定自如，神采奕奕，暗自感到胜利的喜悦。虽然就职菲律宾第六届总统的是马科斯，但是那天早上的就职仪式同其它任何一届不可相提并论，因为有伊梅尔达在场。那位娇艳而纯洁的美人刚刚显出微微闪光的优质钢铁的特点。一位外国记者一时来了灵感，称她是“钢铁蝴蝶”。这个美称突出并深化了伊梅尔达·马科斯的神秘色彩。什么使她参加竞选的？她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活动？她告诉朋友说，这是为了“费迪南德的爱情”。为了他，她

说，她情愿做任何事情，甚至爬一座山也不会退缩。很长一段时间，公众相信了她。

这次公开的爱情声明使马科斯夫妇的朴素的肖像增加了光彩，使菲律宾人渴望强有力领导的情绪得以提高。的确，一九六五年他们有幸得到的不是一个英雄般的领袖，而是两个，因为有了了一个和新总统一道驾驭这个国家的总统妻子，他们好象得到了一份意外的奖赏。

一九六六年十月，离那天早晨就职仪式仅仅过了数月，马科斯夫妇按惯例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同过去几届菲律宾总统一样，对华盛顿亲自进行访问，是马科斯议事日程上的大事。这是双方在大事讨价还价后互相让步做交易的机会，双方都要趁此机会反复重申那种特殊的友谊，接着解决在文明的外交谈判中提出来的补偿物的细节。如同过去一样，这样讨价还价的结果只是暴露一次菲律宾的依赖性。没有任何理由指望马科斯会过激地偏离他的前任们遵循的途径。尽管这样，民族主义者们和政治上感觉更为灵敏的菲律宾人仍希望，以其坚硬性格出名的马科斯会为了自己的国家挺直腰杆。不过这些人终会大失所望的。

美国政府被越南战争拖住了，政府和外交的有关活动全集中在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东南亚的当务之急”上。林登·约翰逊总统铺开红色的地毯，说服马科斯作出许诺，公开宣布支持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他要求这位菲律宾总统不顾公众舆论，改变选举时作出的不介入这场战争的许诺。对这一要求，马科斯当即答应了。的确，马科斯虽以冷